



禮記句解

禮恒

6 共八册

0712
1474
6



門仁仁
1474
卷6

禮記恆解卷二十 晚年正太

雜記上

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雖多記喪事而兼及三患五恥等事故以雜名篇
因簡策重分為上下二篇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
左般以其殺復其輪有袂緇布裳帷壽錦以為屋而行至於
廟門不毀轎遂入道所殯唯精為說於廟門外乘去聲安

精說者謂其出
古反說者謂
陳長林曰道
在太國通於



禮記恆解卷二十 晚年定本

雜記上

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雖多記喪事而兼及三患五恥等事故以雜名篇
因簡策重分為上下二篇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
左轂以其綏復其轄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
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轄為說於廟門外乘去聲綏讀為綏復音伏

轄音倩綵昌

占反說音脫

陳氏澔曰館主國所授館舍復招魂也如於其國其禮如
在本國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在家則升屋之東榮

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綏旌旗之旄也輶輅車上覆飾也祿
四旁垂下者緇布裳帷輶下棺外用緇布為裳帷以圍繞
棺又用素錦為小帳如屋覆棺而行廟門殯宮之門也不
毀牆不折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輶於門外者鄭氏
曰其入自
有宮室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
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輶而行至於家而說輶載以輶車
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輶市
專反

陳氏澣曰布輶以白布為輶也輶說文曰有輶曰輪別用
木以為輶也無輶曰輶合大木為之也孔氏穎達曰天子
諸侯載輶以蜃車殯時則易輶大夫士在路至家皆載以
輶車鄭康成曰輶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
其殯必於兩楹之間以其死於
外而來畱之於中不忍遠也

士輶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陳氏澣曰士卑
故質略如此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
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祿天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長上聲喪去聲
大音泰適音的

孔氏穎達曰此總名遭喪訃告於君及適者並訃於
隣國稱謂之差不敢斥指隣國君身故云告於執事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
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
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

不祿使某實

適竝音敵 實如字

孔氏穎達曰同國敵者謂大夫位相敵者方氏慤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異劉氏敞曰使某實者以異聞傳間疑言使人實之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

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

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穎達曰士賤訃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

居堊室

孔氏穎達曰大夫恩深祿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為君治邑久不歸則廢職故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以位恩不同也黃氏震曰倚廬者倚木於室外為廬堊室者向其室中為堊倚廬制重堊室制輕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

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為其為去聲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齊疏之服飭粥之食一也即兄弟亦期服之重者故大夫士皆同此蓋言平日出應事之服乎不然以貴賤分而異服殊謬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此節不通適子即承重為承家事耳而遂僭服大夫之服乎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子為大夫可以榮其親然古無誥贈之典必有君命始可其父母生而君命之則可服大夫服死而子以己服居喪上文如士服者又謂何位與未為大夫者同則是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主喪者自始死至葬具喪禮應賓客也家統於父猶國統於君因子貴而廢父子一定之理可乎此非聖人之制也夫喪之必有主也不但為應賓客蓋哀死送終苟附身附柩及一切有不如禮則生者死者皆貽憾耳雖貴親親禮原竝行悉喪主於哀家庭宗族非論爵之地故愚於此等禮不敢信之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韠

占者皮弁

孔氏穎達曰宅謂葬地布衰麤衰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為帶因喪屨因喪之繩屨也緇布冠古法不韠後代有韠此以凶事故不韠占者卜龜之人故半吉卜人占者非其臣故全吉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御案長衣吉衣也練衣功衰也史命筮者與宗人之命龜同皆其家之有服者卜筮皆所以求神無分低昂但容或有能筮而不能卜者夫子繫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大衍之數顯道神德行而人因左傳筮短龜長之言謂筮賤於龜此亦分言似筮遂於龜謬矣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薦馬者三字疑衍

薦進也儀禮士喪禮有薦馬之文將行遣奠時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讀書者書贈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讀之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去聲

卜葬及日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之事作龜揚火灼之以出兆應氏鏞曰君喪用太宰太宗太祝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

復諸侯以褻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

以鞠衣褻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復西上稅音彖揄音遙

鞠九六反禮張戰反

此節舊本脫簡今從鄭康成改正康成曰復招魂復魄也褻衣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陳氏澣曰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狄狄當為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揄狄之形以為文章因名也鄭氏曰內子卿之適妻下大夫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或鞠衣或褻衣皆用素紗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祿衣如士之妻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為上招魂奠生氣之來生氣為陽南方是陽左在西方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揄音搖絞音爻屬音燭

陳氏澣曰此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繪也池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

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附依鄭氏作附

附附於先死者從其昭穆此定禮也惟天子諸侯臣下不敢妄干其下則從昭穆而附何乃以貴賤亂昭穆之序乎此周末之失何可為訓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妣無妣則亦從其昭穆之妣妾附於

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婦之附也亦依昭穆之序而從其夫所附之妣妾亦附於妾無妾姑與祖姑則亦從昭穆而附此條可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女子對男子而言猶男婦也非謂女子嫁未三月而死歸葬者也凡附廟之時必祭所附若男子則並祀王母以陰統於陽也女子則不並祀王父以陰不可該陽也公子附於公子孔氏曰祖為君公子不敢附之附於祖兄弟之為

公子者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稱子在喪未成君之辭也而臣民待之則猶君以其已任君之事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三年之喪既練而除首經要經葛忽遭大功之喪則以大功之麻易三年之葛從其重者也杖不易者大功無杖無可易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

童某甫不名神也

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已有父母喪尚身著功衰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附祭則不改練時之服

元言禮卷三十一
身著練冠耐祭於殤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
白處曰陽童宗子為殤祭於室之奧處曰陰童此特言殤
者恐人以殤而
可不如此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
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
其麻帶經之日數

兄弟情親異居別所始聞兄弟之喪不問餘事唯哭對使
者其始句謂道遠者初聞喪即服麻而散其帶經若道近
未服麻而即奔喪主人尙未成經其疏者與主人同時成
經親者則雖亦與主人同時成經必自終其禮之日數不
徒一時經也小功以下
為疏大功以上為親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

室

鄭康成曰耐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愚按至於練祥皆
使其子主之該一切喪禮言也不於正室亦降於正適也
君不撫僕妾

撫撫其尸以賤故略之也吳氏澄曰僕
賤於室老妾賤於姪娣故恩不及之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猶為女君之黨服者不忘敬也攝女君古者諸侯
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為
夫人是謂攝女君不服其黨隆於眾妾也唯其隆故
雖無女君而內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
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大功以上情親故望其鄉而哭或往送葬弗及主人已葬而反遇之於道亦必之墓以盡其哀凡兄弟無主而為之主喪雖疏亦必主其虞祭始為終事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孔氏穎達曰未畢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為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喪之葛則

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與去聲

鄭康成曰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成服以後往弔哭未成服以前與殯亦弁經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遭兄弟總麻輕喪亦著弔服弁經而往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

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康成曰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也為妻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故不杖不稽顙母在亦不為妻喪稽顙同於父也若無父母則稽顙而凡有贈賻者亦稽顙拜之蓋夫妻敵體不以稽顙為嫌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之往也去諸侯而往臣於大夫去大夫而往臣於諸侯皆不反服其舊君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者禮也孟子言之詳矣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

總冠縹纓大功以上散帶別彼列反縫音逢縹鄭注作縹音早

孔氏穎達曰條猶著也條屬取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著冠也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三

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吉冠則攝上屈縫鄉左左為陽凶冠縫鄉右右為陰過小祥猶條屬縫猶鄉右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鄉左總衰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總布為縷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經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

黃氏震曰麻縷之數八十縷為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其半為總曰總云者以其縷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澡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

諸侯相禭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禭禭音遂

鄭康成曰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不以己之正服正車禭人以彼不以為正用也衰衣見前

遣車視牢具疏布轄四面有章置于四隅遣章竝去聲

遣車多少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轄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

載糒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糒米糧也遣奠本無黍稷以死者所不需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祭吉禮也自卒哭以後吉祭申孝子之心故祝辭云孝喪自虞以前凶祭痛慕未申故稱哀端正也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后蕤

鄭康成曰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古之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縞縞冠也孔氏穎達曰既

者三橫者五無簣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故謂承席

重既虞而埋之

陳氏皓曰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康成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為尊卑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辯音

孔氏穎達曰禮大小斂及啟攢時惟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他賓客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御案古人弔禮於生者有慰問之辭於死者有禭贈之物及哭踊焉尸之節無拜祭死者之禮

朝夕哭不惟無柩者不惟

鄭康成曰朝夕哭不惟緣孝子心欲見殯殮也既出則施其屣鬼神尚幽闇也無柩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

而后奠

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車矣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祖廟門右西邊也孝子拜君竟近門內西邊北面哭踊哭踊畢先出門待君以君來拜迎去當拜送不敢必君久留也君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告柩知之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衽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

一元冕一會子曰不襲婦服稅音豕衽而占反

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繭衣裳衣裳相連而絲為之著也稅衣黑色纁絳色袒裳下緣也繭衣裳故用祿衣為表合為一稱素端一為二稱衣裳並用素為之皮弁一第三稱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稱其服元衣而纁裳元冕一第五稱其服亦元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袒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鄭康成曰公所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互詳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按喪禮大夫士始死至葬皆有踊時此特記始死至大斂之踊節耳始死及小斂大斂君大夫士皆踊以君五日而

殯大夫三日士二日殯期遠近異故公大夫踊數多於士婦人居閒男子踊賓踊婦人踊在男子與賓之間也

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

衰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卷音

孔氏穎達曰元端者燕居元端朱裳也朝服者緇衣素裳日視朝之服素積者皮弁視朔之服纁裳者冕服之裳爵弁二者元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元冕之下又取一也衰衣最上榮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為九稱朱綠帶者以素為之飾以朱綠用此小帶結束重加大帶於上象生時大帶也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一股而纏繞之孔氏穎達曰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經故云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公君也孔氏穎達曰臣喪大斂主人雖已鋪席布絞衿衾君至撤去之君升堂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榮君來為新之也商祝主斂事者

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

廣長竝去聲

御案既祖奠公賄賓客賄奠於輓左及邦門又使人贈實於棺蓋公賄贈皆元纁束五匹為束元三象天纁二象地其廣皆二尺二寸長丈八為制今元纁廣尺長終幅非禮也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

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

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相去聲下同

鄭康成曰弔者即位於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稱孤某者其君名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彭氏絲曰西于門介雖在賓東南亦西於門孔氏曰自此至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贈賻之禮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

自西階以東

含去聲朝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含禮含之所用已見檀弓含者坐委所含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盛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敢純吉故即喪履

綈者曰寡君使某綈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綈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綈子拜稽顙委衣於殯東綈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綈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平聲雷力救反

衣服曰綈綈服有此五等委衣綈者委之也五服不必一時皆綈記者言其所受之地不同如此陸氏佃曰所受服轉卑其所授轉高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雷皮弁次之朝服又次之元端卑矣其舉亦西面綈者委衣西面主人之宰夫舉之亦西面皆鄉殯也

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轉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贈芳鳳反乘去聲

車馬曰贈孔氏穎達曰乘黃馬大路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轉大路轉轅北鄉也客使客之從者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陳路北轅既竟贈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鄭康成曰自率也下馬也駟馬為路馬之次故稱下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綦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贈者出反位於門外

鄉去聲

陳氏澔曰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綦贈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於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綦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愚按言贈者出位於於門外則含綦者可知贈禮獨重故特舉之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綯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

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弗使去聲拾其劫反

鄭康成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孤降自阼階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氏穎達曰主人納賓升受命於君者

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請復位者宗人下阼階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孔氏穎達曰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紵衾士盥于盤北舉遷

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絞音交給

其鳩反馮音憑

陳氏澹曰此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章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孔氏穎達曰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乘人人引車不用馬專道喪在路不辟人也

附解禮者本天理而節文之其大者在五倫其要民食喪祭但天理有定而人事無定世變所趨人情所便惟聖王不强人以難行而隨時損益可以範民於中和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也元公制作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詳已不可聞而周官一册宏綱大旨猶可依類而推周之衰也本原之學罕有踐行而儀文度數往往務為講習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誠傷其無補而有損耳此篇猶沿周末之制而中間言適庶附

禮記心解卷二十一
廟等事尤多未安夫禮緣情制以天理準人情而適得乎
人心之中正豈徒爲文哉九經之義修身而外尊賢親親
無貴貴之女蓋盛時賢者乃貴故尊賢卽所以貴貴及後
世而貴者不盡賢矣記者於喪服之制過拘貴貴於祔廟
之際過拘適妾皆非所以準理原情可通百世愚是以不
得不反復而辨正之也子曰喪與其易也甯戚子游曰喪
致乎哀而止皆因時尚之失中而力矯其弊以存人心况
時移勢易此篇所載已多不可行而必仍循舊說啟穿鑿
拘牽之弊愚實懼焉識者詳之

禮記恆解卷二十一

晚年定本

雜記下

雙流劉 沅輯註

此篇以所記不一爲雜與上篇同抑或禮之變者然通
變而不失其正惟聖人能之故篇中多有未安者隨文
正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餘服卒事
反喪服

鄭康成曰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也
反喪服後死者之服不以方服母喪而廢祥禮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餘諸父昆弟之喪也皆

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諸父昆弟至親故雖有親之大喪猶為之行除服之禮唯君之喪不除私服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

穎口迴反鄭康成曰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愚案三年之喪君父母也此申言上文如未沒喪之義凡三年之喪既虞卒哭變麻為葛之時於前喪當除皆可行練祥之禮未變

葛則不可行以其方甚哀新喪也三年前人兼長子言非是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練祥既穎者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為葛也皆行皆舉行之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附作附下竝同猶如字孫附於祖禮也王父死未練祥祖猶未入廟而孫又死孫暫附於殯宮俟王父入廟而孫附之故曰猶是附於王父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

禮

有殯己家有重喪未葬之柩也外喪旁親不同居之輕喪為位他室而哭之入奠著新喪之服卒奠而出改服重服即已喪位如始即位時亦哭於己殯宮也雖不當哭以哭新喪之故而亦哭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

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

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

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

宮則次于異宮

與音預下同

視濯在祭前一日父母死蓋素無疾而猝死者猶是與祭謂重君命不已輕父母乎且含哀而襄祭事吉凶相干此心何屬未視濯則祭尙有待矣告君而反固宜若必待告者反而后歸如君不令歸卽不歸乎亦非禮也諸父昆弟姊妹喪較父母爲輕齋宿與祭卒事猶可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諸父昆弟姊妹無同宮者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

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齊音咨衰七回反

齊衰內喪蓋卽上文諸父昆弟姊妹出舍乎公宮以待事待君命如何而後歸不必定與祭也然則父母之喪其必卽告君而歸哭可知上文之不足信明矣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弁冕而出則已成爲尸矣皆下有前驅皆敬尸必式尸亦自敬其事也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

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

孔氏穎達曰將大小祥祭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散等謂不拾級聚足因有新喪略威儀故散等也雖昆弟虞祔而行二祥之祭亦散等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眾賓兄弟則皆

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酢音昨齊才細反啐七肉反

鄭康成曰啐啐皆嘗也齊至齒啐入口古喪禮未葬以前爲奠奠置所薦之物而已及虞則謂之祭所以安神則有尸有獻酬醕酢等禮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蓋以死者之意惠其子孫故不嫌卒爵至小祥大祥其時愈遠其就吉愈近故或啐或啐或飲有然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孔氏穎達曰侍相喪祭禮者吉時之祭相者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方氏慤曰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

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

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稱去聲

居父母喪哀而不敬則不能慎終備禮夫子就時人所短言之也瘠恐其毀故為下顏色必由中情戚容未嘗暫釋不以文為貴稱則至誠無偽矣兄弟之喪殺於父母如書策之禮而行不奪人之喪使得盡其哀敬不自奪喪哀敬備至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

憂東夷之子也

鄭康成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

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

者也

聖鳥各反見去聲

方氏慤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問倡不語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聞傳曰齊衰之喪居聖室齊衰即疏衰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長上聲

鄭康成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御案服降而情之哀痛不能降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人子哀親之心無窮而禮有節故外雖除而哀慕終其身兄弟則非父母比或服除而哀亦漸衰矣外謂服內謂心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比之兄弟言其服與禮儀發諸顏色亦不飲食言情雖輕於兄弟而言貌亦必有哀容也然此當時之禮若後世則君母君妻至重矣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

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

直道而行之是也瞿九遇反

鄭康成曰似容貌似其父母名名與親同異於人殊異於無喪之人其餘謂期親以下直道而行如常無喪時陳氏

澁曰瞿瞿然驚變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大祥也祥祭主人除喪之禮前夕預卜祥祭之期著朝服其祥也即因其卜期朝服以祭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陸氏佃曰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縞縞既然後反他喪之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

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但祖音

孔氏穎達曰士有喪當袒踊之時而大夫來弔此時斂已竟雖當主人踊時絕止其踊而出拜之反還也改更也拜

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訖乃襲初祖之衣
既猶畢也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
竟而成踊不即出拜成踊畢而
襲襲畢乃拜之不更為成踊

士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植

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植音特

孔氏穎達曰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依常禮亦少牢
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二祭皆大坵加一等
用太牢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
一等用植牲卒哭附依常吉祭禮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

子某

葬日即虞故曰葬虞祝稱主人之辭為祖後者稱哀孫某
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稱

名而
已
喪問與親與三平之喪以其喪稱非三平之喪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輓輪者

於是其爵而後杖也朝音潮轂工木反輓胡罪反

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孔氏穎達曰關穿也輓迴也武
叔見作輪之人以哀服之杖穿車轂中而轉其輪鄙褻殊
甚遂禁無爵者不得杖也然杖以扶哀叔孫
因噎廢食非也而或以為古賤者不杖亦非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飯上聲

飯含也孔氏謂大夫以上貴使賓為其親含恐賓憎穢設
巾覆面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
其親露面而含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為失
禮然人子痛親附身附棺必慎豈以貴而忽乎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

而后設冒也

冒說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

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

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

饗乎

夫音扶遣去聲與平聲卷上聲

既遣奠而又包其餘乃孝子哀親之去而致其孝享之心或人疑裹其餘為傷廉曾子以大饗之厚賓明之父母也而以賓客視之豈真賓客之哉亦以不能日日奉養而以此致其哀耳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

拜為去聲與平聲

等夷曰問尊長曰賜言不知其人有喪而或問之賜之乃值其喪與當如何設為問答以明其禮非有脫文也如三年之喪則以其喪拜歸所問賜者於親不敢專也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以親尚在故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

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

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承上文言若知其有喪而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者以明哀也辭之不獲必衰經而受之者明居憂不貪於滋味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重君賜也不遺人不暇於惠人也若從父昆弟以下則哀減而禮亦較殺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縣音元期音基剡以漸反

如斬殺而斷之刻但削
之言其哀痛之情如此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依鄭註移

練則弔三字於此

三年之喪而下惟期為重亦有練有禫以其時促故
練祥禫稍緩以展其哀情然練則可弔異於三年之喪矣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

則服其服而往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

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

事不與於禮原本有練則弔句今去之與音預

孔氏穎達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

也若有五服之親則往哭之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
以服之申於骨肉之親故也愚按既葬父母之喪既葬也
遇有大功之喪往弔哭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
未葬往弔他人亦然大功之喪往弔他人待事而不親自
執事小功總麻則執事不與於饋奠之禮以漸殺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

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封音窆

此言送葬之禮以交情之厚薄為去留之遲速古者敬人必趨其情輕故柩出廟之官門而退相揖嘗相識柩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有往來恩義待窆而退相見執贄相見者情較重待孝子反哭於家而後退朋友情義更重待虞附祭畢而退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

盈坎綽音弗

孔氏穎達曰弔喪者本來助事非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二十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綽五十始衰待主人窆竟反哭從孝子反四十強壯不得即反待土滿坎而反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反優饒遠者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

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

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為去聲

充饑而已不至飽而忘哀亦不至饑而廢事視聽不明聰饑廢事矣不知哀飽廢事矣疑死恐死而傷親反為不孝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

之非其黨弗食也人食之食音嗣

鄭康成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酪音洛食食下音嗣

陸氏佃曰功衰斬衰既練齊衰既葬之後酪乳漿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

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瘍音羊創平聲

陳氏澹曰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免音問塋古鄧反

免所以代冠塋道路非從柩反哭無免於道路之理謂皆冠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陳氏澔曰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
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辟音避

疏衰齊衰也小功既葬可以請見人執摯請見則備賓主之禮矣不辟涕泣至哀無飾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

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期音基

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而此云然者蓋周末之失從政謂給繇役

會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哭踊有節而此云然者謂始死時即尋常思痛不禁其哀亦然鄭氏曰所謂哭不偯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姑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卒哭而鬼神事之故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之親不必盡諱其父諱之則子亦諱之母聞中人不與外事不能禁人之不諱惟宮中人諱之至子自言則必諱矣不於妻側犯其所諱親而恕行之也若妻所諱與己親同則非其側諱亦諱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三並去聲

冠謂冠子也三年之喪將冠子未及期日而忽遭喪冠子所以承先故可就行冠禮也因喪服加冠冠於廬次之中

入哭於喪所每哭一節三踊如是者三凡九踊乃出如遭喪非其冠月必待變除卒哭而後冠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

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

則不可取去聲

陳氏澔曰未服將除也御案大功至九月之末則服本

輕於期而月數亦將盡冠子嫁女可而取妻猶不可為冠

然猶有辨家統於尊若父有小功之喪則不可必待父小

功之未乃行如父服輕而已小功如從父兄弟之類雖卒

凡弁經其衰侈袂

鄭康成曰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總也疑也袂之小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

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與音預聞音問辟音避

黃氏幹曰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其子或輕而先除

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哀戚不可與於樂母妻有服

亦謂方在服制之中御案父母妻之所服亦我之所有

服降殺止一等耳故我服即除而父母妻有服必以其哀

為哀陳氏澔曰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為之

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為之止樂愚

按此樂止言琴瑟耳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

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

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姑姊妹無子寡而死無兄弟無總之親其主喪必夫之族人以夫家為家也妻之黨雖親弗主其喪嫌外干也若夫無族則亦無夫之黨矣而曰前後東西家里尹主之附於夫黨何也此係漢人避外戚之文非聖人之制鄰里可主其喪而妻之內兄弟不可主是其情不如路人矣且姑姊妹有服而鄰里無服反主其親情理均失決不可從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康成曰吉凶不相干也麻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采元纁之衣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鄭康成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鄭康成曰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菲菅屨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

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伯叔母從伯叔父而尊以義服之哀或不逮故踊不絕地姑姊妹骨肉之親哀甚而義有限制故踊絕地知此則情文之禮可以類推而文不徒文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

徒為之也

相者由左禮也由右其徒為之咎其徒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貝玉皆寶也此明飯含貴賤之數異珠玉貝皆可通用不必泥而別為夏制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

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孝子哀親之情不以貴賤異也而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者責為人上者之自盡以導民亦通然苟有庶人之孝子不循葬即卒哭之禮可盡非乎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

也

鄭康成曰言五者相次同時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

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比音界為去聲

孔氏穎達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

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

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葆音保引去聲

陳氏澠曰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輿軸載柩於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紼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以止誼諱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眾葆形如蓋以羽為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途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紼者知之也引節紼互言之耳茅以茅為麾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鄭康成曰鏤簋刻為蟲獸也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山節樽櫨刻之為山椀侏儒柱畫之為藻文難為上言其僭天子諸侯難為下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竝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鄭康成曰踰封越境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若待諸侯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其他謂哭踊擗麻按女子出嫁為本生父母降服而云三年者從其朔言之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陳氏澔曰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其行之行去聲

聞聞善學習其理行踐其事也有德而後有言能行而後非空言無則可恥既得又失不能守其所學民不足無德以來之眾寡均而倍焉民數多少與人同而人之功業倍於己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康成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御案如其本應用之牲不必擇肥腴耳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康成曰時人轉而僭上土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覆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蜡音乍樂音洛弛尸是反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民皆醉樂禮也而亦以慶豐年快民情也故夫子樂之而子貢疑其狂不知聖人民勞則必慰休之民逸則必激厲之若弓之有張有弛乃能通其欲而制其過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孔氏穎達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愚按惟天子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魯之僭郊祈穀之郊僭禘季夏六月也獻子以意為辭言天子冬至既可以郊土庶人亦可以七月而祀祖其實非禮也時因獻子之言或有然者故曰獻子為之禘夏時之祭獻子蓋於此時禘祭詳見大傳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諸侯立夫人必告於天子天子因而命之正名尊王也自昭公以前蓋已多不命於天子而昭公娶吳同姓尤不敢告後遂習以為常故云自昭公始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為去聲

古者大夫不外取外宗謂姑姊妹之女仍嫁本國為大夫者其服如內宗五屬之女

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鄭康成曰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

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

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上聲辟音辟為去聲

管仲於盜中選二人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非人此二人實可人也桓公聽之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以報之孔子言禮無仕於公而反服大夫者二人以君命故為之亦可通也而後世相沿宦於大夫繼升公臣猶反服大夫托於管仲此事則非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過經過也人或過其前稱君名則起立以示敬其或他人有與君同名者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與音預辟音避

內亂指君宮庭小不治而言家人骨肉小有爭擾非外臣所得知故俟君自治且或不久而平也若外患則以死捍

之樂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

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剡以冉反

陳氏澹曰贊大行古禮書篇名其書蓋贊說大行人之事記者引之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璧各厚寸半也剡上削殺其上也藉玉者以韋衣板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為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當如字

鄭康成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對以自文公時起下執事謙詞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

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
岬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
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
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
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
成則釁之以豶豚釁許斬反純音緇拭音式岬如志反鄉去聲朝音潮豶音加
孔氏穎達曰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爵弁土服純衣絲衣元衣纁裳也雍人廚宰之官拭淨其羊於廟門外升屋自中由屋東西之中兩階之間而升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不用羊各一雞凡三雞故云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割之未割羊雞割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岬皆於屋下岬

訖然後升屋而釁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上及室土之中釁
畢反報君命於路寢考之與賓客燕會器之作名者成則
殺豶豚血塗之
細者成則不釁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
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
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
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使去聲

行道以夫人之禮者不忍遽貶斥之以存厚且以其初來
嫁之禮還致於其國不教謂失教前初嫁時有是詞禮尚
謙退不能指斥夫人之罪故云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
共事社稷宗廟須待俟亦待也器皿夫人嫁時所齎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

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
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
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姑姊妹亦皆稱之共音供盛音成使去

聲辟音避
鄭康成曰誅猶罰也稱舅舅稱兄言棄妻者父兄在則稱之
命當由尊者出也惟國君不稱兄姑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
姑若姊若妹不肖愚按七出見於家語先儒多疑之然婦
人不肖至不可訓誨人倫之本所繫非小故先王有出之
之禮然其出之以禮謙受如此則必實有萬不得已而
然者後世徒襲其迹而不察其原則悖亂傷教有不可勝
言者學
者詳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

禮記卷二十一 祭義
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去

聲食我疏
食音嗣

喜少施氏之循禮非為食也鄭氏曰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孔氏曰殮強飯以答主人之意傷謂強飽致傷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方氏慤曰納幣即納徵以物言曰幣以義言曰徵鄭康成曰十个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丈也合之四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

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

則鬢首見音現
鬢音權

孔氏穎達曰婦來明日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為上近堂為尊也婦自南門入從夫兄弟姊妹之前度以因是即為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已見也諸父夫之伯叔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鄭康成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鬢首猶若女有鬢紛也

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

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鞞音畢長廣竝去聲會音膾紕音毗純音準紃音旬

孔氏穎達曰鞞韋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總會之處故謂之為會謂鞞之領縫也此縫去鞞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鞞以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紕鞞之兩邊不至鞞之下畔闊五寸也純以素者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

上下亦闊五寸也細條也
五采之條施之諸縫之中

附解此篇較上篇所記為多中禮而有不免遺憾者禮之制也固人心之良不能自遂而以禮達之抑或徑情直遂反違乎理故聖人以此經緯人倫通乎萬變而禮之行也必自上始非修身道立天理熟而人情物理周知安能毫髮無疵可以納一世於中和此篇所載皆繁文末節而所以行禮之故必如是而安不如是而不可者竝未之及則亦經生家言摭摭聖人之遺而不知聖人之心者也學者當分別而觀慎擇而行乃不為書籍所誤

禮記恆解卷二十二 晚年定本

喪大記

雙流劉 沅輯註

吳氏澄謂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今考其文不盡大事則以為記喪禮之大凡可也中有小誤隨文正之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

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縣音元去上聲首去聲牖當為墉屬音燭

續音曠俟當作候

禮記恆解卷二十二 喪大記

疾困曰病徹縣去琴瑟免聲音動病者北牖向南而寢東首而臥以迎生氣廢去也近地之生氣徹褻衣加新衣病者欲潔體一人四體各一人持之言侍養不厭多人也改服亦取新潔候尸屬纊以縣候其氣男女各以其類重別也然此條非聖制廢牀則不安屬纊亦多事侍疾固急欲其生也而果生豈近地氣可必乎果死矣亦何必屬纊男女固當別而妻於子婦候問及女子子亦豈不可明人沿此臨死別居至不知其死時拘鑿之弊至此可嗤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

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適音的

孔氏穎達曰諸侯夫人皆有三寢正寢曰路寢二小寢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吳氏澄曰此止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大夫之正妻天子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為適妻之稱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為適妻之稱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朝音潮卷衮同屈音闕纁赤貞反禮知彥反稅音豕號平聲卷衣之

卷音

鄭康成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小臣君之近臣朝服所以事君之衣用朝服而復之者敬君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榮屋翼危棟上也孔氏穎達曰君以卷上公衮冕而下大夫用元冕元衣纁裳故云元纁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惟禮衣爵弁士助祭上服稅衣六衣之下也

北面求陰之義三號一號於上一號於下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在地或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畢捲衣投與司服之官復是求生故自東榮而上既不忍虛還故就幽陰而下愚按復以招魂冀其復生人子哀痛迫切之心不能已也聖人故為禮以達之然世固有死而復生者也此禮豈為虛文乎公館人所共私館已所獨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柩凡復男子稱名婦人

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衣尸之衣去聲柩而廉反先去聲

復衣可以覆尸而不以衣尸不用以斂柩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孝子哭訖即復猶冀其生復而不生乃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

始卒主人號兄弟哭婦人哭踊

主人孝子男女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號有聲曰哭婦人眾婦也婦人雀踊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

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

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鄭康成曰正尸者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眾子孫姓之言生也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

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婦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

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大夫之喪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坐哭若無皆立哭此蓋宗族姻戚來問疾遇喪者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

賤士位下故尊卑皆坐陳氏澠曰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

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為去聲

鄭康成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寄公失國之君國賓鄰

國大夫來聘者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

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

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跣悉典反扱初洽反拊音撫使去聲

徒跣如罪人扱深衣前衽於帶交手拊心而哭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拜於位陳

氏曰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孔氏曰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土妻不當斂則為

命婦出

孔氏穎達曰出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

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馮音憑說

音脫

孔氏穎達曰小斂當戶內馮馮尸而踊髦幼時剪髮為之年長則垂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父死脫左

髮母死脫右髦竝死則竝脫之脫髦竟而括髮用麻婦人髮亦用麻帶麻謂婦人要經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孔氏穎達曰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畢有飾故徹帷此士禮也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夷陳也相者舉尸出戶陳於堂孝子男女親屬捧之至堂降下堂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眾賓於

堂上汎音

君遭喪拜寄公國賓見上文大夫士遭喪拜卿大夫親其位而拜之士遭喪三面拜旁不正也孔氏曰卿妻曰內子猶獨也特拜尊之

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

帶經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劫反

主人卽阼階下之位拜賓袒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經乃踊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卽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經乃成踊乃奠小斂奠也孔氏穎達曰未小斂前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小斂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帶要帶經首經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若非則無帶惟經而已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踊者三與主人更踊也御案弔者原素服但猶裼衣至此襲之弔者原素冠但無經至此加經於武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

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

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土堂上一燭下一燭縣音元

孔氏穎達曰虞人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煮之也鄭康成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孔氏曰有喪則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然古燭與燎無大分別但有在地在手之分耳

賓出徹帷

鄭康成曰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鄉去聲

孔氏穎達曰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孔氏穎達曰婦人迎送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男子出殯宮門外不哭明不可暫離喪所也男女無主則各亦拜賓明父母之喪一也子幼則抱以對賓人為之拜明子為主也有爵者尊之非主人不拜無爵者則可代主人拜若主行近在竟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國外不可待而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無後可以攝主無主何人具喪事故有無後者無無主者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

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

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

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輯音集去上聲

三日死之後三日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扶杖拄地以行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至

故入門斂之夫人世婦次在西房居喪之地得扶杖拄地

堂上有殯焉有王命去杖尊天子命鄰國使人來弔世了

未敢比成君故斂杖有事於尸虞及卒哭祔祭敬卜及尸

故去杖大夫於君所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

外為君杖不相降故竝得杖拄地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

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

命授人杖為去聲

有君命去杖尊君大夫使命來弔輯杖尊賓內子於君夫

人之命去杖於君之世婦命弔使人執杖以隨稍降於君

夫人杖所以扶哀有所敬則去杖輯杖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

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陳氏澠曰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輕重之節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

而棄之於隱者斷音短

凡為子者皆杖但不如適子可以杖即位也哭殯則杖哀勝於敬也哭柩啟之後輯杖敬勝於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為重大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

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

夫士一也盤本又作槃造七到反禮音展第音滓

喪不盡在用冰時亦不皆得用冰而設冰實喪事所重故先記之冰在牀下故竝記牀鄭康成曰造猶內也禮第祖簣也陳氏澔曰去席而袒露第簣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尸腐也夷盤小於大盤併竝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

始死遷尸於牀幬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

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幬音呼去上聲楔梟結反柶音四綴竹劣反

尸遷於牀近南當牖前幬覆也斂衾大斂之被楔柱也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楔齒令開尸應著屨恐足辟屣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尸足令直貴賤同也

管人汲不說繙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

衾而浴說音脫繙音聿料音主拒音震

方氏慤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井竈亦其所司故使汲水料勺有柄者拒拭也爪足斷足爪孔氏穎達曰繙汲水瓶索

遽促不脫去井索但縈屈執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
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料酌盆水沃尸用盤於牀下盛浴
水稀細葛除垢為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
如平生坎甸人取土為竈所掘內御婦人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
甸人為塗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賁之甸人取

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

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棄於坎差七何反塗音
役重平聲鬲音

歷扉扶
味反

鄭康成曰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陳氏澔曰君
與士同沐梁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塗塊竈也將沐時甸
人取西牆下之土為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 陶案鬲
瓦釜即鬻也下為瓦竈加鬲其上爨之謂之重鬲者有二

上者小下者大重疊加之而相間隔下鬲煖熟則上鬲蒸
者亦熟旁亦有兩耳可懸也愚按管人取御者所差之沐
煖之甸人則取所徹廟之西北扉以為薪爨之既煖管
人乃授御者以沐濡濯既沐之汁沾濡也坎孔氏曰既夕
禮掘坎南順廣尺輪
二尺深三尺南其壤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眾士食

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

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粥之育反莫音暮
疏食音嗣下竝同

眾士朝士下士縣都之士也財謂飲食諸物備用者皆地
產故言財以食粥不用故納而藏之滿手曰溢無算謂饑
欲食則隨時食之不似平時有定時其食時亦止
一溢米為粥耳下言無算皆謂異於平日之食禮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食妻妾疏食

水飲士亦如之

鄭康成曰室老其貴臣眾士眾臣陳氏曰士亦如之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康成曰果瓜桃之屬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

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盛平聲簋本又作匿音算

鄭康成曰盛若今時杯杵簋竹管也孔氏曰歡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簋取飯故盥練而食菜果始食肉飲酒祥後彭氏曰乾肉味澁醴酒酒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即嘗淳厚之味故先食此飲此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

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

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期音基為去聲樂音洛

三不食不飲酒食肉食菜果也言疏食飲水即不飲酒食肉也故下文云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飲酒亞於三年喪也申之曰父在為母為妻以明期之重九月之喪其未葬食飲猶期之喪也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

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

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比音畢

孔氏穎達曰壹不食總麻再不食小功並言之容有殤降之總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也故主舊君鄭康成曰不能食粥性不能者有疾氣微不成喪不能備禮衰麻在身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

肉若有酒醴則辭君食食之食音嗣辟音避

鄭康成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徒

點反葦於鬼反

說文簞竹席蒲與葦皆草席鄭康成曰三者下皆有莞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

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

絞紵不在列絞音交稱去聲紵其鳩反

鄭康成曰絞既斂用以束尸使堅者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孔氏穎達曰以布為絞從一幅豎置於尸外橫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便結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絞紵不在十九稱之列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紵單被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

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

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

辟紵五幅無統

幅一作畱方服反 辟音百統丁覽反

孔氏穎達曰布絞縮者三取布一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橫於縮下紵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一始死覆尸者一是大斂時復制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如朝服鄭氏曰皆十五升也辟擘也吳氏澄曰小斂之絞以布之全幅為數大斂之絞以布之小片為數小斂是全幅之布其末須擘為三方可結束大斂之絞入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紵五幅者用布五幅聯合為一如今布被斂衾直鋪布衾橫鋪斂時先緊捲布衾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束既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陳氏澹曰無統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為識也別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禭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

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

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禭音遂複音福褶音牒

孔氏穎達曰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裏尸取其方衣有倒領在足間者惟祭服不倒也君斂悉用己衣有致禭不得陳用大夫士先盡用己衣乃用賓客禭者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無算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陳氏澹曰複衣複衾有絲纒褶衣褶衾袂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袂衣袂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禪音單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

誦非列采不入締綌紵不入

誦音屈

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取衣收取襚衣亦實諸篋吳氏澄曰示慎重不輕褻意自西階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鄭康成曰不詘舒而不卷列采正色之服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孔氏穎達曰大小斂事多故袒為便遷尸入棺事少故襲大祝接神者君尊故親執斂事吳氏澄曰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夫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眾胥眾祝之胥也大祝下大夫喪祝上士故雖身親泣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等而差之當亦如王朝之數大夫之斂大胥二人臨檢眾胥親斂士眾胥臨檢士之友助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不倒此竝大斂言之孔氏穎達曰衽衣襟也生向右手解抽帶便死向左示不復解生時帶竝為屈紐使易抽解

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斂

者六人與音預

孔氏穎達曰士與其執事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則助斂為之廢壹食斂兩邊各三人故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元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頰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

殺之裁猶冒也冒莫報反殺色介反

冒帽也古人不剃髮冠制最重貴賤各別死者裁纒為冒以覆其首故後人相沿名冠為帽有以直囊籠尸者古衣冠未備之時聖人制禮事死如生具衣衾等物附身附棺必慎必無以囊囊尸竝衣裳冠履一切囊之使蒙頭蓋面

等於盲昧者自先儒誤解而程子為司馬公斂亦以冒囊尸蘇東坡譏之豈為過乎今同人小斂以囊囊尸民以為夷俗咸非之蓋人情所共見之理何必拘於傳註曲為附會故愚於此條不註

君將大斂子并經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

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

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紵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

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鋪音吳反又音敷馮音憑下竝同

鄭康成日子并經者未成服并如爵弁而素孔氏穎達曰序東序端序之南頭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臣立於基上東楹之西父兄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為上也士亦在堂下外宗君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輕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筦上簞鋪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士亦喪祝之屬將舉尸故

先盥手於盤上斂上即斂處宰告大宰告孝子也孝子憑尸起踊夫人亦然憑竟乃斂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鄭康成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解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孔氏穎達曰遷尸者鄉鋪絞紵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降堂下以待君君撫尸拜稽顙以禮君恩升主人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憑

尸不當君所君
又命主婦憑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孔氏穎達曰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

鋪絞紿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

絞紿踊

鄭康成曰目
孝子踊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
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
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

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

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長竹杖反

奉上聲

御案馮者俯而就之其統名也馮必當心以我悲切之心致之猶若欲彼知之也撫以手親之奉以兩手為恭敬拘執既馮其心又操其手若與之握別執緩而拘迫也鄭康成曰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凡馮尸與必踊悲哀之至馮尸必坐然此條可疑男女別嫌死生一也而君何以撫命婦大夫何以撫姪娣哀死者其情迫父母之愛子一也嫡長與庶衣服禮秩異而哀其死不異何不馮庶子馮而或撫或拘或執視其親情與賢否不必一轍也此似別而實混非天理人情之至順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凶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

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

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苦始占反枕去聲由古塊字禮音展柱音主楣音眉

宮圍障之也禮袒也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之寢臥於苦頭枕於由非喪事不言哀

切不及他事也君以帷障廬如宮牆大夫袒露其廬不帷帳既葬情殺柱楣稍舉以納日光以泥塗之辟風寒不於

顯不塗廬外顯處葬後大夫士皆可帷障矣庶子非喪主但於東南隱處為廬柱楣即梁閣也言以木為梁於閣處

廬居既葬稍舉其楣加以柱使稍高廣旁加壘壘成室矣而猶不塗至練則聖其牆曰聖室祥則黝之使黑矣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居喪不羣立不旅行既葬可與人立言則為君事可為己事不可王天子君公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

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辟音避

弁絰帶者變喪服而着弔服以便即事入於國入於家言可以就己處而圖不似前之無暇兼營也金革安危所繫

故無辟弁絰弔服帶喪服異於凡弔也

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聖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上聖烏各反黝於糾反不聖烏

路反禫大感反

孔氏穎達曰練居聖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得謀己國家事祥大祥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聖白也新塗聖

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聖室中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內中門也樂作矣

句釋禫之無哭不釋禫之無哭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
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
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齊音咨
衰七回

反期音基
為去聲

從服役御侍也可令婦人給使令從侍復寢乃入內寢也
御案女子出嫁惟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正期不降
叔父母姑姊妹逆降九月眾兄弟姪出降九月
象笄而折其首為大飾也鄭氏曰歸歸夫家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公君也大夫朝臣士邑宰之屬大夫在朝故俟練而後歸
家下邑之士卒哭即歸以治民然此亦大概言之若大夫
有父母疾與喪士無專
職要事亦當變通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
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歸歸其職也古無居父母喪丁憂去官之禮故大夫士既
練歸其職惟朔日忌日則歸哭諸父兄弟喪既卒哭即歸
其職前
人誤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康成曰不次謂不
就其殯宮為次而居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
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
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

而往

世婦君之世婦即內命婦也外命婦臣之妻君於大夫及世婦大斂而往常也為之賜加恩先往加蓋大斂入棺之後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

踊先去聲

後上聲 御案於士既殯而往者禮之常於大夫亦既殯而往或君有朝會疾病之事不及其斂也鄭康成曰殷猶大也朝夕

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孔氏穎達曰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背負壁而鄉南君位於阼階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鄭康成曰稱言舉所以來之辭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孔氏穎達曰君弔大夫主人在庭踊畢殷奠於殯可也士卑不敢畱君待奠故先出待君門外君命反設奠乃反入設奠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大夫士同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三問三往一問一往所以致其殷勤復反也既殯後君弔則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孔氏穎達曰殯服直經免布深衣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孔氏穎達曰夫人弔臣孝子迎之如迎君禮主婦臣妻世子夫人之世子從夫人來夫人弔世子在前導禮奠如君至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卽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於寢門內拜送主人送於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卽位於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人卽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大夫君大夫之臣稱大夫爲君不迎於門外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皆貶於正君也其君在阼階下位孝子遜之故在君之南北面婦人之位在堂今在房中者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國中命夫命婦之命或四隣卿大夫來弔有此諸賓在庭則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不敢同國君專代爲主故後主人而拜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加言心角卷二十二
六十一
樞以斂尸故言尸樞既殯而往無不見尸樞者非與前文異也言君見尸樞而後踊哀死臣非徒文也不戒而往無自知之而先具殷奠君退必奠鄭氏曰榮君之來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

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屬音燭 棨音僻

大棺棺之在表者也屬連屬於棺者棨親近身者按孟子言中古棺七寸又云得財則不儉其親而此言六寸四寸不等且與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不合蓋漢儒各記所聞當以孟子之言為正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錯士不

綠

裏音里 錯音簪

裏棺以朱綠之繪貼著於棺蓋以漆傅之下文言蓋用漆此不言文互見也錯釘也恐久而漆解復用小金錯琢著

之大夫用牛骨錯 士不綠但用元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

衽二束

孔氏穎達曰蓋棺上蓋用漆漆其衽合縫處衽燕尾合棺縫際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三衽三束大夫士橫衽有二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

君大夫髻爪實於綠中士埋之

髻音舜

鄭康成曰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棺內四隅也髻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篋

君殯用輜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塗不

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輜音春攢才冠反 幬音道見去聲

禮記檀弓卷二十二 喪大記

陳氏澁曰君諸侯也輜盛柩之車殯時以柩置輜上攢猶
叢也叢木於輜之四面至於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
攢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輜其棺一面
貼西序之壁而攢其三面不為屋形但以棺衣覆之疇
覆也塗不暨於棺者天子諸侯之殯木廣而去棺遠大夫
攢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不及於棺而已士殯掘碑以容
棺肆即坎也棺在肆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
見其衽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唯障也貴賤皆有帷惟朝夕
哭乃褻去其帷所以
帷者鬼神尚幽闇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熬五羔反

種上聲腊音昔

陳氏澁曰熬以火燭穀令熟四種黍稷稻粱三種黍稷粱
二種黍稷也愚按置熬於棺旁不知其義或者以五穀為
養生之貴而其性中和事亡如
存故熬之使死者薰其臭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

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翬二黻翬二畫翬二皆戴圭魚躍拂

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

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立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翬二畫翬二皆

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立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

池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翬二皆戴綏士戴前

纁後緇二披用纁偽當作帷齊如字綏音綏掄音遙

鄭康成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眾惡其親也孔
氏曰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池織
竹為籠挂於荒之爪端在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
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

一池闕後一故三池也振動容飾也以絞繪長丈餘如幡
畫為雉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也荒柳車上覆謂
鼈甲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黑黼文荒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素
白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宮室加偽荒者惟是旁
牆荒是上蓋以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
蓋與邊牆相連故以纁為紐連之旁各三尺凡六也齊五采
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四面
有垂下斐縫合五采繪列行相次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
上也斐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棺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
二畫雲氣斐兩角皆戴圭玉魚躍拂池者池必有魚故此
車池懸振容又懸銅魚於振容間車行則魚躍上拂池也
纁戴六纁披六者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束
有六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牽之每戴繫之故
亦防六也謂之披者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下則引後
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大夫畫帷
畫荒皆畫雲氣火黻三列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
二纁二元齊三采絳黃黑三貝亦降二也斐降兩黼斐角

不圭止用五采羽作綏無絞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
其數與披同四士唯白布帷荒而不畫一池在前亦畫掄
雉於絞在於池上紐降元用緇猶四紐連四旁也齊與大
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耳斐降二黼前纁後緇者戴當棺
束通兩邊為四戴也二披
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

君葬用輶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綍二碑御
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輶當為
輶或作

團
御案乘車皆高而有輻惟重車則卑而無輻其輪以全木
為之故謂之輶亦謂之輶以迫地而行亦謂之蜃車車中
惟此四輪最安固而不傾故以載棺天子於輪畫龍有似
於盾詩龍盾之合故謂之輶其實輶與輶之必用四輪耳以兩
也形制竝同但或用兩輪不似輶輶之必用四輪耳以兩
輪共一軸故謂之輶軸其實國車團車亦一也孔氏穎達

禮記卷之二十一 喪大記

刑言心角卷二十二
三
曰四綽綽四條二碑碑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綽四碑
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
節度二綽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墻之前後綽各穿之也
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
楹大夫御棺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
止出門便否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布也
無碑手懸下之

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

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封音窆引去聲
咸音緘毋音無

孔氏穎達曰凡柩車至墻脫載除飾之後解此蜃車之綽
以繫於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
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綽去碑
負引也諸侯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
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
以綽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毋得誼譁以

鼓封者擊鼓為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綽也大
夫卑直命人毋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

鄭康成曰椁周棺者也陳氏澣曰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
不嫌僭也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此特明其材之異耳

棺椁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

孔氏穎達曰祝如漆桶壺漏水器甒盛酒器方氏慤曰祝
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
大小可知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御案裏椁當與前裏棺同或亦君朱大夫以元歟虞筐疑
亦前所謂熬加魚腊者士遣車不載糧無魚腊則不虞筐
可知

附解人子事親以赤子之心行敬慎之道凡所以自將其情者非可以一言盡亦非可以存亡殊也而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何哉父母不幸而沒瞻依愛敬無可致其忠誠矣附身附棺一有不慎悔恨其何可追且也形骸歸復魂氣安之痛念音容哀忱安得不增百倍聖人制送死之禮無非達此精誠而豈徒爲觀美乎天子與庶人異其等不異其親制禮節而別等威良不得已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斯言以推則自堯

舜而降凡屬聖人其曲體仁人孝子之志者必不過爲限制使遺憾於終天也自儀禮出而繁文多記喪禮者遂或不近人情若此篇疾病一條已非中正其下諸禮猶無大疵夫左右就養及哀死送終乃人子之至情無貴賤一也而天子至於大夫其禮獨隆豈非古昔盛時有德乃貴有貴乃可以榮其親聖人以孝望人尤以德助人乎德懋而生全其養死安其誠宗廟饗而子孫保夫子所以特稱虞周然富貴不可期而孝思則人可自盡若謂富貴而始無忝事親孔孟豈不足爲大孝歟故此篇所載通其意不必

鑿其文秦漢而降禮制疏矣然凡有孝思者亦幸得盡禮於其親特侈為儀文以下干上則法所必禁耳今天下道一風同養生喪死無憾而愚賤之流罔知禮之所在賢知之士又或泥於古人折其衷而適得乎心理之安不能不望於有志之君子也

禮記恆解卷二十三 晚年定本 天祀也 禮記恆解卷二十三 晚年定本 天祀也 禮記恆解卷二十三 晚年定本 天祀也

禮記恆解卷二十三

晚年定本

祭法

雙流劉 沅輯註

此篇略記聖王祭先祭百神而推言其義以為後人祭祀之法故曰祭法詞旨無弊而解者或非隨文正之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嚳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鯀本又作鯀古本反冥

莫經反契息列反

趙氏匡曰虞禘黃帝舜祖顓頊出於黃帝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以始祖配舜合以顓頊配天

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譽以配天而舜之世系
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理之至也舜宗堯禹身亦當宗
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
也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鯨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
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
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譽故禘譽冥有水
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
宗也周禘譽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祖稷
當武王身亦未有宗愚按此言宗武王而孔子曰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何也周之王業成於文武周公以文
武之德一也故別祀文明堂均為不遷之廟與此兩不相
妨先儒拘牽論之過矣又按此言殷周皆禘譽契稷均譽
之子可疑愚於詩生民元鳥章
已辨之蓋漢儒沿傳聞而誤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燔音煩瘞於滯反

泰壇即圓丘尊之故曰泰祭天本不壇就所祭之地名曰壇亦尊之也燔柴使氣達於天折即方澤陳氏謂如磬折

之義喻方也瘞埋牲幣以地幽藏也

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

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

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相如字近讀迎字相

近而誤也宗如字見去聲亡無同

騂犢周所尚之色泰昭亦壇也謂之昭者四時各得其序則歲功昭明也春夏秋冬陰陽遞運其氣蘊於地而其象昭於天故用騂犢以象其氣之著埋少牢以象其氣之藏相迎若周禮迎暑迎寒之類日壇稱王宮取君制之義夜明月壇也其祭以二分之節方氏慤曰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雩主

祭旱兼祭水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
宗尊也詩曰靡神不宗御案四坎壇即四方之神東方
青帝太皞之類每方以一帝為主而山林川谷皆從祀焉
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月令迎春迎夏等即此鄭康成
曰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天子也百者舉成數也
孔氏穎達曰在其地如魯之泰山晉之河境內無此山川
則不得言祭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
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

也更平

命理氣之主宰萬物皆稟賦天地之理氣故曰命鄭康成
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愚按五代唐虞夏商周自
堯而法制始定故言不變者斷諸此七代則溯而上之合
黃農言其禘郊祖宗之制有變其餘如上文所言皆不變

言此所以為祭法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
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
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
壇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
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一壇一墀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

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

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

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入聲顯考無廟之顯當作皇

分天下之地建國以親諸侯公卿有都大夫有邑推親親

之義設廟祧壇墀而祭之貴賤有等故為親疏多少之數

如下文所云天子功德極厚則立七廟七廟之外又立一

壇一墀累土曰壇除地曰墀考父王考祖皇考曾祖顯考

高祖祖考始祖也七廟之制定於周四親廟與始祖為五

文武不遷合為七廟月祭每月一祭其三昭三穆之當遞

遷者為祧古遷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

而不月祭故曰享嘗乃止其有親更遠者不得於祧處受

祭祭之則於壇故曰去祧為壇又更遠者不得於壇受祭

祭之於壇故曰去壇為壇此壇墀之祭不常祭有祈禱之

事而後祭無則止去壇則至遠矣雖祈禱有不及等於凡

為鬼而已孔氏穎達曰諸侯立五廟壇墀與天子同無功

德之祖為二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不得月祭止預四

時降於天子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

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

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大夫立三廟二壇者

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壇顯考祖考無廟以其卑也大夫

高太二祖無廟若有祈禱則為壇祭之去壇為鬼者高祖

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壇而已適士

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愚按適士僅二廟無

始封之祖高祖即其始祖也故曰顯考無廟有禱為壇祭

之官師諸侯中下士一官之長耳微榮不得溯其高祖故

豐邑互罕卷之三十三祭法

四

祀廟可也鄭康成曰諸侯無
祧藏於祖考之廟中是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

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

社為去

社所以祭土神惟天子承天理物得郊天至地則無人不
食其利故皆得祭其地之亦大社即方澤與郊並重者也
王社祭王畿內之土神國社祭其一國之土神侯社祭其
都城之土神大夫以下至庶人族居至百家以上曰成羣

則共立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
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

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
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

或立竈

王者既立廟以祀其先又念凡人在天地氣化之中司氣
化者神明也故又為羣姓立七祀以時祭之已於宮中亦
立七祀不時祭之為民祈福司命天星也戴筐六星之神
司人生壽夭故祀之中霤當室中霤雨處土神各有方域
於其宅各就中霤以祀土神國門眾所出入門眾所必由
泰厲鬼之為民害者或無主者或因人神爽不清而為厲
故祀以安之戶竈則一家出入即養生之所必需必有神
司故亦祀焉諸侯以下遞降因其權位有尊卑故立祀亦
有隆殺要不徒為一己求安而亦為人祈福庶士庶人則
但敬其所居之神而已此與尋常五祀不同五祀者常祭
也自天子至庶人皆祀但天子有此七祀之廟則五祀已
在其中諸侯以下不必有廟而皆祭五祀先儒紛紛辨論

由未知為羣姓三字之義耳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

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殤音傷

王尊其澤之所及者遠故祭及來孫獨祭適者亦以尊故也諸侯以下不言適庶殤亦有祭也以卑漸殺故祭者少方氏慤曰元孫之子為來孫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鄴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菑音哉共音恭

共財共如字鄣音章去上聲夫音扶

法施於民立法為民依賴死勤事忠義死事勞定國勲勞撥亂菑天菑如洪水之屬患人患如猛獸戎狄之屬禦止捍衛也厲山氏即烈山氏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善於稼夏衰而周弃繼之稷穀神尊之曰后也共工氏鄭

康成據左傳謂在炎帝之間是也后土亦當時以其能平九州而名之沒即祀以為土神序星辰始序星辰以明節候著眾使人知天時人事之相應能賞爵有德均刑法刑不濫以義終禪位得人勤眾事相堯致治之事野死巡方而死鯀雖治水無功而其力則勞禹成父功而推美於親郊鯀配天蓋子功即父功也天理人情之至原不為過前人疑之者非此言其障洪水蓋亦勞心盡瘁特不能善其法耳堯之殛之者國法也禹之祀之者天理也祀禹亦以其能修鯀之功仁人孝子之達理也正名百物因百物之實以正其名使民咸明其義而得共享物財能修之益詳明其法也民成人倫正而後成為人冥人名蓋為水官而卒死於水故後即祀以為元冥之神至太皞之後修與熙二人亦為元冥之官然未水死也除虐去苗放桀伐紂烈業也言日月星辰以該天地四時寒暑瞻仰則尊而親之取財用享其利也族猶類也

附解人為三才之貴而天子尤人神之主故父事天母事地

凡分司天地之功化者無不奉以明禮蓋懷相在而勵修存始能內省不疚可以成己而成人也有位者然於人何獨不然自古聖人以其身為天地倚賴之身即以其心為萬物托命之本誠使德修於身而澤及於民則無俟區區禱祈神天亦錫之福在上如五帝三王在下如伊周孔孟其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同故所以馨香而百代者不異祭祀之禮豈以為文而已哉此篇略舉虞夏商周及事神事先諸禮而終之以聖王制祭祀之義其言至為詳明特廟祀之禮三代以下罕臻完善又益以淫祀繁文祭義始

禮記恆解卷二十四
多乖舛矣夫天人一氣人神一理人道修而神道自合駿
奔肅而奏假無言祭者禮文也而所以祭者不在乎文反
身而誠帝謂可以相通而況祖宗父母之淵源精氣游魂
之情狀乎君子畏天命謹危微而赫赫明明又將之以誠
敬故祭禮聖人重之其分位所限等威秩然亦以古時有
德斯貴無其德而瀆於神必求吉反凶也方今 盛治光
明百神効順而民間報本追遠之外竝及先賢弗爲之禁
誠能由本及末卽委窮源則籩豆之儀未始非身心之助
是在善學者之推究而已

禮記恆解卷二十四 晚年定本

祭義

雙流劉沅輯註

此明所以祭之義表裏精粗咸具而吳草廬誤信儀禮
與冠昏等篇相例謂儀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而此言
天子諸侯以下乃與他篇不同其見陋矣中多精義最
宜詳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
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
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

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數音朔悽音妻愴初

亮反濡音儒怵敕律反惕他歷反

親死而神明奉之故不欲煩躓然思慕不可忘也故不欲
疏怠合諸天道以其靈與天地相合四時皆祭舉春秋以
該之故禘在夏而云春亦以陽之盛者言也君子思親未
嘗一日忘而言霜露雨露降濡悽愴怵惕者感於其時而
尤深也思慕之心無窮而時數有窮故感春秋遞降痛親
日遠而奉事之日益促也如將見之是所以悽愴怵惕之
故來往以時言思親者無時不如見親也特歲序難挽故
於陽之來而喜其靈之隨時以伸於陰之去而哀其氣之
將歸屈晦四時祭皆有樂而此云
禘有樂嘗無樂者蓋不備樂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齊側皆反散上聲處上聲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樂五孝反

內外以地而言散齊致其敬而猶或理事也致齋則專一
不二居處笑語五者孝子未嘗一日不思也至齋之日而
尤專誠追慕之故至致齋之三日見其所為齋者抑此言
齋之禮蓋指祭先而言其實子孫於祖及父母一氣相通
苟立身無忝可告先人則平日固已相孚至祭更加誠敬無不恪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

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儼音愛還音旋愾開代反

平日思親已至齋又極其誠故一入廟室恍惚如見其在
位及薦設時周還出戶心容俱肅靜中必有聞乎其容聲
禮畢而心之依慕無已故愾然必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

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慤苦

反角

上文所言人人皆當然也獨言先王以禮制自先王言其本身以立法不忘乎日常若承顏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不忘乎心常若奉養所以然致其深愛雖亡猶存致其誠慤雖隱亦著既著且存矣則祭之如實見之安得一毫怠肆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

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

盡其私也養去聲夫音扶

敬生於誠然未有不敬而可為誠者故承上敬字而言君子生養死享必竭其誠夫其所以敬者非徒思慕而不忘

此身為父母之遺平日無一不敬思終身弗辱其親也至於忌日尤其哀慕難忘之日故其日心如居喪然不用以治事非謂其不祥乃志專思親而不敢及其私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

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

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

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鄉去聲盞烏浪反相去聲齊如字愉羊朱反

人之生日受氣於父母實受氣於天地聖人性命立而與天合德祭天則上帝饗之孝子修其身以及其親祭親則親享之鄉也言其平日志行無一不念念求弗辱也不怍者如在其上自反弗辱則對之而不愧祭之日合君臣夫婦以將事似乎紛雜然鄉之者在平日而不怍者在臨時故齊一而敬愉悅而忠黽勉而欲其受饗鄭康成曰奠盞

設盜齊之奠勿勿猶勉勉慤慤愛之
貌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尸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
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
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
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樂音
洛

陳氏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
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
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
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文王之詩言此
足以咏文王也鄭康成曰祭之明日謂釋日言釋之夜不
寐也二人謂父母方氏慤曰祭之明日猶如此而況祭之

正日乎愚按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足明發不寐
之意樂與哀半樂其就饗而哀其不得生養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
日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
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
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
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嘗秋祭親奉薦親近時慤專誠貌趨趨急促數不甯漆漆
切切整飭貌子貢述所聞而子釋之言濟濟者儀容安雅
遠於奠薦時則然漆漆者亦容也自反其儀恐有不莊二
者其情一也皆謂未交於神明時夫何既交於神明矣而

刑言心角卷二十四
尚濟濟漆漆乎是必當祭祀將畢尸反室而進熟反饋樂已終闕此時薦其薦俎序其禮樂百官皆致其肅敬以終祀事助祭之君子於時致其濟濟漆漆豈如方奉薦時恍惚交於神明惟恐不當意乎夫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前之言濟濟漆漆非自奉薦之謂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

也
比必利反屬音燭勝音升與音餘

比及也及其時而具其物不可以不備也虛中心中虛明無雜念宮室牆屋百物皆豫慮之事既修既設既備則夫婦齋誠奉承而進之洞洞屬屬見禮器如弗勝如將失之奉承而進之容也惟孝敬之心純至於是祝以孝告諭祭者之志於神嘏以慈告諭神之意於孝子神明幽渺以其恍惚與之交接庶或歆饗重言以明其冀饗之切此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慤專慤信誠信孔氏穎達曰盡其慤心盡其慤也而慤焉外亦慤其信與敬皆內有此心外著於貌禮包眾事如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愚按不過失無過與不及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

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誦音屈齊如字敖去聲

孝在平時及祭而形焉故言可知也立於尸前待事進進而從事薦薦物退而立奠獻暫退已徹而退則祭畢矣誦卑屈意愉言其色欲言其心陸氏佃曰不誦以其侍親為固不愉以其憚親為疏不欲如不得已而薦不愛也愚按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則是以事畢而親遂不在矣本謂父母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

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奉上聲勝平聲

此推言孝子平日事親有深愛至敬而後祭祀克盡其道如執玉奉盈言其平日惟恐不得於親也嚴重威望端儼莊恪成人之道以之事親則不能柔順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長上聲為去聲聲

此又推言先王治天下必本於孝弟道在五倫有德者能盡倫故貴之貴者佐君理民以正倫老者長者幼者推孝弟慈之心以貴之是故孝弟者百行所本先王定天下雖有五而皆本此以推也近乎王仁慈藹吉之志近乎霸畏敬恭順之心聖人不重霸術此特借諸侯恭順之意以喻耳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

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錯音措

引子言以證上文之意人君以愛敬望民必自愛親敬長以為民先方氏慤曰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方氏慤曰吉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此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

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胙膋乃退爛祭祭腥而退敬

之至也

從去聲鸞力端反割苦奎反胙音律膋力彫反爛音尋

鄭康成曰祭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麗猶繫也胙膋血與腸間脂爛祭祭爛肉腥肉也湯肉曰爛孔氏穎達曰君牽牲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牲以紉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神聽之乃退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割血毛胙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此一節也方氏慤曰郊特牲言內祖親割此言卿大夫者大夫相君也鸞刀以割聲和而後斷也取胙膋將以染蕭而炳之爛則向乎熟矣腥則全乎生而已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日尤陽精故主之以祀天配以月月亦分日之光以行陽氣於無窮也闇昧爽朝日初出時以朝及闇或以朝或以闇言時之早耳鄭氏謂終日然祭天貴其質何至繁文至於終日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

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

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別必列反巡如字

孔氏穎達曰此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月為幽日為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陽在外月陰在內祭日於東用朔旦之時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陽主生王於東陰主成王於西外內祇是舒斂之意位東西之位下申言之陰陽長短由日月之行而分此始彼終巡環不息萬物是以有生化而和致由日月而致甚言日月之大

所以必寅祭之也方氏慤曰壇之形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坎之形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

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

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

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去上聲奇紀宜反邪似嗟反治去聲

鄭康成曰致之言至也使入勤行至於此也愚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天地祖宗致反始以厚其本也鬼神司造化之迹為民司命致鬼神以尊上也備物致用以奉祭事使知民生利用之物皆本於天地先人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物互言者物用以和為貴也天神地示人鬼及廟制尊卑禮文隆殺各有其宜故致義則上下不悖逆也

從容恭遜以將祀事致讓以去民之爭心也言祭義有此五者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雖猶或有奇邪亦甚少矣方氏慤曰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製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魄普白反陰如字焄許云反蒿許羔反黔其廉

所謂所以名為鬼神也神陽氣也鬼陰氣也神之盛鬼之盛以天地之鬼神言之也合鬼與神而陰陽之精顯著於

日用之前使人敬畏而不敢肆故曰教之至也下又以人之生死明鬼神眾生謂萬民也人得陰陽之氣以成形即有主宰此形氣者子產所謂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其生也以理氣而生其死也亦以理氣為聚散盛衰其形委於土而陰氣歸於下則名曰鬼鬼者歸也其氣發揚於上而有昭明之神焄蒿氣蒸蒸浮起貌悽愴氣凜凜悚惕貌萬物雖皆得天地之氣而生惟人備陰陽五行之全其葆此正理正氣者無虧則其死也形歸土而氣發揚百物之精謂獨得百物之精而後有此也故承之曰神之著也魄歸土而藏精神發揚而昭明鬼者歸也神者伸也精神原非判然鬼神故可互言因鬼神為百物之精製為禮極命其名曰鬼神以為民則極極至鬼神理氣之極致也百眾以畏萬民以服由其皆得陰陽之理氣而生氣魄與鬼神原相通者故制為鬼神而畏服之心自生於不覺非強為也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

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承上言鬼神由生死而昭人之生也既皆有精爽其死也豈視為虛無故聖人不可以人心自然之畏服為足也於是築為宮室以位神設為宗祧以別神鬼之親疏遠邇所以然者先有古而後有今有始而後有卒鬼神者理氣之靈萬物所由生自古即有鬼神萬物之所由始不忘其所由生人心天理之良自然畏服以此之故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

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俶飶加以鬱

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燔音煩燎力弔反羶如字薌音

香上見如字下見字

行俠古洽反飶音武鄭康成曰二端氣也魄也二禮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薦血腥時薦黍稷所謂饋食也愚按朝薦血腥時取肉雜蕭

焚之故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加蕭燔之而光始見取氣之發揚於上也凡人始生必受氣於天其死也神亦在天此教眾反始也餽食薦黍稷時進肝肺首心間以兩瓶醴酒加以鬱鬯灌地凡人始生必受形於地其死也魄亦歸地所以報魄也生曰人死曰鬼神幽渺而必教民相愛事死如生報氣報魄上下之間用情如此禮之至極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

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此節承上起下惟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故祭祀必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敢弗盡

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

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

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紘音宏酪音洛齊音咨

鄭康成曰藉藉田先古先祖陳氏祥道曰南郊正陽之位朱紘正陽之色東郊少陽之位青紘少陽之色陳氏澠曰紘冠冕之繫所以為固取之於此藉田中取之也愚按酪本乳漿蒸釀酒亦曰酪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朝音潮 牲音全

孔氏穎達曰養獸者周禮牧人也歲時朔月月半也言朝者敬辭也下文巡牲即歲時朝之也初擇牲時君於牧處命取牛納於內而視之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方氏慤曰擇其毛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故召之時曰牛巡之時曰牲而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為祭牲

故也先王父天母地以子道自處推而及於山川社稷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致孝乎鬼神陳氏皓曰色純曰犧 體完曰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

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昕音欣奉上聲種上聲食音嗣單音丹與音餘禕音暉繅

音

鄭康成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溼也歲單三月月盡之後言歲者蠶歲之大功畢於此副禕王后之服禮之禮奉繭之世婦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孔氏穎達曰公桑官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近川浴種便也牆七尺日初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棘牆牆上置棘外閉扇在戶外閉也世婦諸侯世婦愚按首言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下專就諸侯言之故三公夫人世婦云云而天子可類推矣為君服君服以祭事亦取諸此副禕王后之服而夫人服以受繭者將以事神重其事也其率用此與言此禮之重養與繅必卜其吉者重其事而決於神明也孔氏曰前文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為衣

亦祀天地山川社稷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

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不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上文言粢盛犧牲衣服用以祭者其嚴敬如此而必本於身心之中正和樂故以斯須不去禮樂結之非泛言也

會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養去聲

人之生也受氣於父母實受氣於天地吾身之精神意氣莫不本於父母聖人盡人道而德合天地則尊親至矣故

夫子美舜之大孝而必先之以德為聖人弗辱謹言慎行不貽父母羞辱能養不失敬養而已三者無貴賤皆然庶人而為聖人如孔孟亦尊親也上文既言以禮樂修身此下六章又言孝為立身之本必如會子所云始可以行禮樂始可以祭

公明儀問於會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會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與音餘先去聲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作一句讀言先父母之意而承其志引之於道非苟順也會子固養志者謙以誨公明儀耳此申上文尊親之義而言以道事親乃為孝子不然徒先意承志阿意曲從反為不孝矣

會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

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陳去聲亨音烹孰音熟養去聲鄭康成曰遂猶成也然猶而也愚按此身為父母之身萬物皆備於我誠身以事親則內外始終無一息可以不敬

五者特其目之大者裁及於親不必顯有凶裁即寤寐中不堪自問即為辱親裁親矣國人稱之孝子非必藉此為榮夫子稱閔子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實行孚而眾志洽也本教教之本也安誠於敬而樂而安之卒所謂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不遺父母惡名亦實德之驗仁禮義信強莫不本此樂樂其天性之良刑罰其不孝之罪言無在不誠不敬即無在非孝此申言上文以道事親之義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方氏慤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同準以是為準而不

差愚按天地人止此一誠之所貫注孝之至者其愛敬至誠通乎天地神明四海皆一誠之理所貫注凡人皆有此仁敬之誠心仁孝肫誠合天地之心以仁以誠施諸百為無不順者而無聲無臭之際亦神氣無弗布濩此皆準之義也非會子身體之亦何能發之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

終斷音短施惡竝去聲

草木禽獸雖與人異類皆天地生意所畱孝子愛其親恐傷其壽則必體天地生生之意以愛物所以廣父母之仁也力以事言勞以功言常思父母慈愛忘己之勞是能竭力以事親者仁義者天之理而人心之良尊而體之安而行之則勲勞日富榮及於親矣博施廣施德於人備物無窮不受其生成上而君相下而師儒正己化人廣父母無窮之德化故曰不匱備猶徧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則此喜喜父母之歡勿忘則思慕之久懼懼己之罪無怨則省惕之深諫不逆夫子所謂幾諫也仁者之粟仕則必居有道隱則不受非義禮終以禮事親終其身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
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
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
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
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數上聲瘳音抽頃音陸

陳氏澔曰無人無如人為最大天地之性人為貴也道正
路徑捷出邪徑游徒涉也愚按父母者一人之天地而天
地者人物所共之父母也盡性踐形以事父母無愧於天
地斯無愧於父母全生全歸全其所性而形骸不待言矣
一念之垢一形之失皆為辱
身羞親非但完體以歸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

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
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上文言誠身事親之理此下又推廣孝義以見教必始於
在上古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而後有富虞夏殷所貴一也
周人貴親亦豈不貴德記者特變文言帝王所貴不同而
均尚齒以明年之貴乎天下耳次乎事親前文所謂貴老
為其近於親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
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朝音潮

鄭康成曰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則席為布席於堂上而與
之言凡朝位立於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
就之就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
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
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併步頃反
辟音避

肩而不併老少並行當遜退不得齊肩也鄭康成曰錯雁
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雁行車徒避乘車步行皆避老人也
斑白毛髮雜色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老窮不遺
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無奔忘也一鄉者五州巷
猶問也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獫狝矣軍
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甸田見反頒音斑長
上聲獫音蒐所求反

獫音
獸

孔氏穎達曰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甸甸出長轂一
乘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役事記者生於周末道周
初之事故云古道鄭康成曰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分禽
多其老者春獵為獫冬獵為狝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
軍尚左卒尚右孔氏曰
伍人為伍二伍為什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獫狝修乎軍旅眾
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上文上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
能弟愚按以義死之以孝弟為義之當然甯死而不敢犯
也義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
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

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

也食音嗣更平聲大學之大音泰

吳氏澄曰凡享祀皆是教孝而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於享禮為最大孝經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是也愚按食三老五更教諸侯敬長之義先賢能孝弟而有德者西學西郊小學耕藉以孝養先人朝覲以忠敬君上此因言祭祀孝弟之義而並及五者為天下之大教蓋德統孝弟而忠即孝之推義本無二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大音泰酌音引又任覲反

承上言天子教弟之道尤著於大學以天子之尊為養老故親袒而割牲親執醬而饋食罷又親執爵而酌諸侯感

而化之推以及民是故鄉里皆知尚齒凡老窮弱寡無敢侵陵此由大學來者也贊之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

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大音泰

上文錯舉教孝弟之禮此下四節特言天子敬老尚齒敬天以見教所由始四學有虞氏之庠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大學之內雖太子亦齒於國人巡守必先見百年即入十九十者或彼此東西行不相值亦必迂道見之弗敢徑過若欲言政亦必就而見之天子之尚齒如此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

后及爵者

此又明天子推廣弟道之義壹命天子下士諸侯士也再命天子中士諸侯大夫也三命天子上士諸侯卿也言先王貴爵之義壹命再命三命殊異於眾如此然鄉射飲酒時族有七十者雖貴弗敢先入年至七十不有大故不入朝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則貴齒之義較貴爵而尤甚矣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方氏懋曰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故有善讓德歸薦之士庶人卑賤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成諸宗廟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錄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愚按此言

自天子至庶人有善必歸諸尊者以示敬順之道各就其分言之非謂善有大小所讓不同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卷音衮知音智斷去聲

陰陽天地之情者天地之情不可見即陰陽以見第常人不能知也聖人得天地之道因推以教人闡陰陽天地之道於易建創建立不易也故占易之禮卜者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不自恃明知而進斷其志所以然者天之理至精假龜靈物以求神神憑於龜龜之兆即神之命天者神之主以是為尊天故北面而卜也至於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民不伐以尊賢也蓋天子事天如親故敬天而卑己且不敢菲薄於人此即上文孝弟之意而推廣言之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

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齊側皆反語去聲陶音遙思去聲

上文言祭義已詳此更言臨祭之心容齊齊其內莊飭其外慮事籌慮祭事服物必備宮室必嚴百事必治正慮事之實也顏色必溫以承親顏行必恐懼以凜對越如懼不及愛申必恐之意恐失親之愛也奠之時必溫必詘亦和而敬意如語焉而未之然如親有所告語而猶未盡其詞也宿者助祭之賓祭祀將畢孝子靜立而俟卑志之抑正心之齊如將弗見然惟恐親之去而已弗見也陶陶遂遂從容喜悅之貌蓋如實追隨也如將復入如親周旋在室

出而復入是故以下總結之慤善不違身誠慤純善之貌可挹也耳目不違心心一於親耳目毫無外騖也思慮不違親即上二句之所以然術述同省視也孔氏穎達曰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陳氏祥道曰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陸氏佃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愚按二說相兼其義始備言祭義而終之以此者社稷國之主宗廟家之主有國有家者為社稷宗廟主而不知祭之義何以守土治民克享天心左右之主固分陰陽然實以明維持輔翼之意焉

附解中三才而立得父母以生實得乾坤之理氣以生其受氣於天成形於地者覆載生成一也故聖人事親如事天亦事天如事親而祭祀之禮尤至詳且重無非欲人不愧

禮記卷二十四
不忤全受全歸爲宇宙之完人焉耳祖宗父母吾身受氣之所由來其必求感孚固已而天地之功用鬼神敬神以敬天則凡所以修身立德無憾於天親者自不容緩祭祀之儀豈曰舍民義而求渺冥哉誠其身以事親則必能事天地而立命夫子曰我祭則受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未嘗以天爲高遠神明爲虛幻也後世天人合德之義不明而祭典始紊其高者以爲民義修而鬼神可以無權其卑者又不修慝而徒勤媚禱豈知聖人不敢褻天實無不畏天豈特孝享先人當以誠身爲本乎卑邇通乎高遠天

親近在吾身夫豈同於恟惚而求此篇所言祭義純粹無疵意其必出於孔孟之徒深知乎三才之理者故言之確鑿義蘊畢宣如斯凡言祭禮允當奉爲楷模矣孔子曰知我其天而又曰事父事兄未能夫惟知天地人神一氣相通者本無毫髮之間故言行幽獨潔淨精微深覺信心之難敬親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敬神明者又豈徒在對越之際其一切儀文慎之又慎者緣相在屋漏者嚴之又嚴秦皇漢武侈肆而妄梁武道君諂媚而愚有位然又何怪愚賤之然耶是故此篇之文必熟復而思推類而及

然後幽明一理之故曉然而奇衷怪誕之流可以靖焉

文雖祭是斯也... 傳賦之類其一... 獻香本無... 其其天而... 禮記恆解卷二十五

禮記恆解卷二十五 晚年定本

祭統 雙流劉沅輯註

統總括之義祭之禮至多然祇誠敬齋肅四字可以該
祭法祭義二篇已足盡其大凡記者復為此篇實不
免罣漏而十倫尤為不醇其失隨文正之當擇別而觀
焉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
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忱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
者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五禮也物謂祭之事祭禮繁重然非自
外至乃心之思慕忱惕不得不以此將惟賢者能盡之義
詳見下文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
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
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
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
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
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
子之心也

長上聲
為去聲

鄭康成曰世所謂福者受鬼神之祐助也其本一者言忠
孝俱由順出也明猶潔也為謂福祐愚按內盡於己外順
於道忠臣孝子之心如是事人事神其理一致如此之謂
備平日無忝所生臨時乃能孝享故曰能備然後能祭及
其祭也又致其誠信忠敬則奉物而馨香克薦道以禮而
儀文由中安以致其誠信忠敬則奉物而馨香克薦道以禮而
忱惕交致此之謂明薦之也不求其為不求其何為而然
孔氏謂不求孝子之心無求也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
有求然凡禱祈必由平日克享天心然後祭能受福故孔
子曰某之禱久然則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
鬼神之禮皆致其恐懼修省之意於神明而非謂無德可
以妄求也後世禱祀日繁不修實德弊由誤會經義不可
辨不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
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

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

道者孝子之行也

養去聲畜許六反行去聲

應氏曰追養繼孝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順也順於道不逆於倫言以道事親而又不失親之歡心是之謂畜非徒阿順之謂孝子事親無一不致其敬順養順喪哀祭敬各以其重言之時謂思慕與時俱深之意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

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取去聲長上聲

鄭康成曰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水草之菹芹菲之屬陸產之醢蜺蜎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方氏慤曰婦助夫不特祭祀而以祭祀為本故曰求助之本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葷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內外之官也官所以執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愚按盡物盡志以養親者孝子之心事死如生故於祭而亦然極言盡物盡志而即菹醢俎實以明其概其實物有盡而志無窮也故曰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

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
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共供同齊本亦作齋

與棗同盛音成純如字

天子耕藉於南郊向明之義王后北郊主陰之義且農事盛於南天子以其盛言之諸侯則於東郊以遜於天子也蠶喜陰純絲也非莫耕非莫蠶非無人為之耕蠶必身親之以致其誠信誠信而後為盡敬神明享至誠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
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
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
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

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

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齊不齊以齊之齊皆如字餘側皆反耆市志反

心者人之神明本可以通天地而格鬼神因私欲亂之陰濁擾雜遂無以通神君子於將祭必齊齊其思慮之不齊以致其誠敬非大事恭敬則不齊明乎齊之至重也其實君子平日省身寡過非於物無防者欲無止記者特極言齊之必齊耳邪物者欲如男女嗜欲口腹膾膾之類訖止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而齊則不樂引記以明齊之為義專一其志於祭也心所思皆天理為依道身所為皆天理為依禮內外交飭斯為精明之德定之志已定而無他齊之則無一不精明矣齊言其究竟定言其初功申之日定之之謂齊無不定而能齊者也精明之至神明所共故可交於神明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齎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先去聲大音泰純音緇禕音輝瓚音才

且反裸古亂反紉直忍反從去聲盎烏浪反從字絕句浼舒銳反齎本又作齊去聲

鄭康成曰宮宰守官也宿讀為肅猶戒也戒輕肅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孔氏穎達曰外君之路寢內夫人正寢純冕緇冕也冕皆上元下纁其服竝然故通云緇冕副及禕后之上服大宗主宗廟禮者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大宗代之也紉牛鼻繩君自執之人繫於

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芻藁也殺牲以此藉之宗婦同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浼即盎齊盎齊濁用清酒以浼沛之浼水明水宗婦執盎齊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浼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齎肝肺也齎有二時一朝踐取肝以膏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一饋熟君以鸞刀割制所羞齎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竝齎之羞進也於君羞齎之時夫人薦此饋熟之豆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樂音洛竟音境

鄭康成曰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應氏鏞曰比干杖鉞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為大武象成

之樂既以顯先王之功又欲子孫知締紉之難而毋忘持
 守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徒樂皇尸所以悅祖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
 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
 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
 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
 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也愚按書言甲子昧爽又曰會
 朝清明則武宿夜之義極言一宿而即平亂耳陳氏祥道
 曰獻之屬有九莫重於裸以降神者為重聲莫重於升歌
 貴人聲也愚按舞莫重於武宿夜舞以象武王之武功而
 武王平亂實由平日故重此以示後人當知武功本於文
 德也志不可見假外物以明之而其志彌彰故曰增聖人

制禮無所弗重此言其尤重者耳必先有其志而後假物
 以將之故君子必身自盡其志陳氏澔曰聖人固無內輕
 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役志為本耳

夫祭有餽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
 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
 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饗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
 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賤餽貴之餘也士
 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餽音

俊設所
 六反

未猶終也餽在祭終恐人忽略故曰不可不知因引古言
 以美其善終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

飛言必錄卷二十一
食之故曰尸亦餽鬼神之餘惠術也言尸餽是施恩惠之法施恩惠者為政之本故可以觀政謾興起也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君食尸餘臣食君餘是臣餽君之餘也以下漸偏及下示溥恩惠也土廟中餽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於堂下百官餽訖進徹之執事之人皆有職事故曰官進徹進而徹其具

凡餽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扶見音現

別彼列反夫音

申言上文觀政之意每變以眾由君而下漸及多人惠由貴者施及賤者別其等而興起施惠之象見惠必貴其偏也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君卿正貴者惠所由施而其事自廟中而修舉是凡施惠竟內之事君卿皆體祖宗神明之意以行也合竟內之馨香以事神即普神之馨香以及眾人故曰廟中者竟內之象祭者澤之大者也神降澤於上之人上亦推惠於下之人其意義同但上先而下後耳非上專惠於己積重不散聽其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必施惠也即餽見之故曰可以觀政矣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

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
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
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與音餘長惡竝去聲

物猶言事與物興造祭品順順理也順理而備教當如此而其本在祭下文申明之尊長孝親教之大者祭兼有之諸臣服從子孫盡孝於崇祀見之則道盡而義端一切教化由是生矣君子事君以下廣言凡為祭者不止為天子諸侯言也自身躬行以率人不致寬己而非人教之實功於祭見之由其本順之至皆謂祭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
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
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

謂十倫見音現殺去聲

當理而有次序之謂倫就上文所言條析其義而有此十倫下文乃申言之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為去聲

孔氏穎達曰設之日筵坐之日席同共也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故共几詔告也祝祝也愚按設筵几以依神如在其上矣而又祝於室出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蓋至顯而又至微此為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
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

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尸本臣也入廟則君當以君父事之而以臣子自處迎必出門不出廟門迎尸以其未入廟尚嫌有臣之義以不迎為尊之也以君之尊而因盡臣子之道尊尸如此則凡為臣子者可知矣故曰明君臣之義也孔氏穎達曰全於君不云全父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

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行音杭

古為尸皆取於同姓適孫之無父者為尸於祭者之子為行輩而父北面事之者以明子事父之道然古人必為尸以象神取諸孫輩固為其如生而以一氣之人象之但父子之倫不盡於此而第即此以言記者之陋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

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瑤音遙散悉但反

孔氏穎達曰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為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為尸飲七九獻禮畢而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並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徐氏師曾曰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士有司是先尊而後卑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皆以明尊卑之等也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

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

謂親疏之殺也

長上聲大音泰

昭穆以始祖序次而下各分左右其子孫亦以是序有事於大廟羣昭羣穆咸在可謂眾矣而不失其倫由昭穆有以別之也昭穆由父子而分以次遠近長幼親疏漸別而實皆以情制故專承之曰親疏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

施也

鄉去聲舍音釋

一獻一酌尸也尸食已畢始行爵賞人君爵賞不敢自專而必本於祖宗人臣受賞不敢自是而必舍奠於廟則人皆知忠孝之誼爵賞非己所得而私也方氏慤曰史掌書者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史由君右重命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卷音袞校音效鐙音登

陳氏澐曰卷冕副禕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附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孔氏穎達曰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鄭云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

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辨必氏反重平聲奇音基

孔氏穎達曰殷質貴髀之厚周文貴肩之顯凡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明祭之必有惠以助祭者故賜之俎也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愚按人君施惠均則人樂趨事赴功故事成而功立即俎之均推之於政可也故曰見政事之均然聖人制禮無不均者而第以骨言亦偏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孔氏穎達曰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眾兄弟子孫昭為一系列穆為一系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然孔子言序昭穆亦不止賜爵一事

夫祭有辨燁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

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辨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辨其下者也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闈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辨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辨必列反燁音運胞音庖翟音狄闈音昏竟上聲

明足以見謂知不遺於小仁足以與實能恩周於物辨之為言與解辨字義上下之際謂貴賤懸殊而恩足以及之也鄭康成曰燁周禮作鞞鞞磔皮革之官翟教羽舞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陸氏德明曰胞肉吏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

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禘音藥又作禘夏尸嫁反艾音刈

孔氏穎達曰爵命生養之事故屬陽田邑土地之事故屬陰發公室出公室貨財草艾則墨堪艾給炊爨之時則行小刑之墨未發秋政民不敢艾草愚按孝子無時忘親人君無時不畏天命四時之祭自不容已帝德王於夏而功成於秋禘嘗之義舉其盛者以該四時其實四時之祭無不重者天之生長收藏王者無不法之此條拘鑿未足為典要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

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泣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入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

民父母矣

治平聲竟上聲

承上言禘嘗之義大治國者不可不自盡禮以義起孝子有愛敬之志而義以濟之君踐其禮而義明臣分其任而事能德盛者其平日誠身事親無一不合乎禮故其志厚厚非一日之積也章著也竟內之子孫孰非人子觀感而

興禮又足以範之則莫敢不敬矣身親蒞之者禮之正也
有故使人代而不失其義者必其大不得已而思慕愛敬
實至也故曰明其義故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愛敬
不至而使人代是為德薄志輕義未盡而求祭必不能敬
不能敬其親根本已薄安能
化民成俗故不得為民父母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
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
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撰其先
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
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
順也明示後世教也撰音撰此
毗志反

銘書之刻之於器自名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於下烈
業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斟酌其美傳著於鐘
鼎身比自著名於下順著名以稱揚先祖孝順之行教所
以教後世論說撰錄德善其成己者也功烈勲勞其
成人者也慶賞兼受賞人而言比己名
註於下明其當順先人懿行教教人則之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
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
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知去聲

孔氏穎達曰造銘惟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上光揚先
祖下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美所稱無虛譽美所為無可
訾子孫明於理而所稱乃當仁其先而愛慕不忘知足以
利銘於器而不朽雖有三者之美意主稱揚先德不自以
為功故
曰恭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
 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
 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
 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
 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
 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譏其先
 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
 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悝音恢
假音格

大音泰左右竝去聲難去聲射音亦耆音
 嗜解音避予上聲女音汝辟音璧比音界
 鄭康成曰孔悝衛大夫公莊公蒯瞶德孔悝之立己衰之
 以靖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大廟以夏之孟夏禘祭公曰
 叔舅公為策書尊呼悝而命之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
 孔達隨成公出奔楚漢楚之川也即宮於宗周成公後反
 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實諸深室也射
 厭也言奔走勞苦而不厭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
 也獻公衛侯衍成公會孫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
 後世啟右獻公使得反國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
 助也纂繼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莊叔之事欲其忠
 如孔達也文叔成叔會孫文子圍即悝父也作起也公命
 悝子女先祖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
 也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記者言銘類眾
 多略取此一事言之以重其國家如此言如莊公命孔悝
 之為也應氏鏞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古慶卿同音同用
 故慶雲謂之卿雲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陸氏佃曰辟君
 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

禮記卷之三十五 祭統

句

子之休命愚按孔悝本非賢者記者節取其銘以明凡銘追崇先祖之式如此而又申之以誣與不明不仁為君子所恥蓋古之君子不忘先祖則必修身而後論譔先祖著之後世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非謂孔悝君子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僂音逸 上文引孔悝鼎銘以著銘式而其事則不足為子孫之法也故復引周公事以終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必有銘焉

時已無傳故特即重祭以見其概方氏慤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嘗禘曰大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 御案象有但吹以管者此下管象是也有舞以籥者左傳象籥南籥是也愚按魯之重祭先儒多議之愚於明堂位已詳 郊社禘等義亦見禮運及論語

附解聖人以一理貫萬事而施諸天下無不宜非意之也天命之性渾然粹然具於身者無弗純而物理人情得諸見聞者無弗悉故自朝廷宗廟以及民生纖微之事咸有以得其衷而立之法昧者無其本而徒講求於儀文節目之繁不特時勢所宜靡知損益即大經大法萬古不渝者亦無能通其變而適得乎中若祭禮之文其一端也祭法祭

義略舉大凡所以崇德報功誠身盡制之道已詳而此篇又贅爲之說名曰祭統其中雖不無可採而實不及上二篇之精純學者當別白而觀相其宜而立制始可以當乎天理人情之安且建諸天地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若銘之一事後世尤爲襲用然虛而不實駁而不純每來阿好之誚人子思有以榮其先則盡性立命無忝忠孝之道固求不疚之難是宜反躬而自課焉若徒身後之名重以矯誣之事恐不足爲前人光而反以貽之戚耳戒之戒之

養壽舉大元所以崇德維新為身靈制之道已詳前此
又贊為之候名曰祭獻其中雖不無可採而實不及上三
篇之精純學者當別白而觀相其宜而立制始可與言
天理人情之安且建諸天地徹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
也若銘之一事後世尤為襲用然虛而不實誠而不純每
來阿好之謂人子思有以崇其先則盡禮立命無忝忠孝
之道固求不疚之難是宜反躬而自課焉若徒身後之名
重以矯誣之事恐不足為前人光而反以貽之戚耳戒之
戒之

